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
第四十六回 沈花子魂認前身 王六兒老還舊債

蘇東坡寒食詩： 烏啼鵲噪昏喬木，清明寒食人家哭。
風吹曠野紙錢飛，古木累累春草綠。
棠梨花映白揚路，盡是死生別離處。
冥漠重泉哭不聞，瀟瀟暮雨人歸去。

這首七言古詩，單表人世百年，死生如夢幻泡影。休說這尋常百姓，即做到那公卿大老，開天大業的事業，蓋世的文章，到頭來也不過是幾張黃紙，一篇墓表。縱有石羊石虎，御賜的謚法，欽定的碑文，也只為生人的眼目，與死者痛癢無乾。有好子孫的多守得幾年。那子孫不肖的，還有把墓碑墳圈一張紙賣與豪家，耕為平地；還有把墓碑墳樹，賣與石匠們修橋鋪路，造屋造船的，經年不到墳頭燒一張紙。如今有那石人石馬，埋在草裡的，還不知墳在何處。

看到此處，可見世上有何真假，恩怨平等，死生一觀，才是個達者。可惜這看書的人，點一點頭又忘了，到天明想不起來，直到尋著他的時節，臨期又悔不得了。

今日單表個沈花子。自來西門慶舊宅托夢與玳安，去了十年，惡果將盡，舊罪完滿，往來在東平府地方，打磚乞食。生母有病死了，把牽路的狗，也被人打殺了。年長一十九歲，討飯沿街打磚的路兒，走得爛熟，再不消問人。到了人家門首，誰不認得，叫聲沈花子來了。就遞出碗飯來。又走到一家，到也看他勞心費力。從來說討飯三年懶做官，想有些樂處，有詩曰：

乞化原因結佛緣，高聲持鉢到門前；
瓢中常住千年飯，囊裡何須一個錢。
竿竹隨身防鐵漢，結孤佈施有金磚；
問自是賢能者，免向名場夜乞憐。

原來人有三魂。沈花子一個魂，在陽間隨身討飯；一個魂在陰間做餓鬼受罪；一個魂在西門慶墳土守屍。起旋風，趕漿水吃。這沈花子從臨清討飯，又到了清河縣。遇見清明時節，家家上墳設祭，人人看景踏青，多有遊人在郊外飲酒。這花子們因此不在城裡，都來野外求吃。沈花子也拄一條竹杖，來城東地名五里原。原是西門慶的墳，當初清明寡婦上新墳，就是此地。墳墓是多如北邱相似。只聞一片哭聲，風吹的紙錢灰，各處亂舞，化了紙都在林子裡，高崗上擺下祭品，吃酒散福。沈花子和眾花子走了幾處。化了些殘酒片肉、剩飯殘湯。吃不了的，倒在罐裡。隔著永福寺不遠，走在寺中，兩廊下蹲著，把那湯飯吃了，又去化吃，拄著竹杖往前面林子裡來。只見起了一陣旋風，不知甚麼東西，絆了一交，跌在路旁，好一似做夢的一般。忽然一個漢子過來，將沈花子打了一掌道：「你這幾年在那裡來，就不回家了，我等得你苦呵。打完了官司，納了贓罪，咱也該搬移了，另尋個新房兒去住。如今咱的舊房爛了，我在這裡看守，一個錢也沒得用，一口湯也趕不來吃。一年二月八日，領些官水，只好在別人門首去認口涼水吃。白日裡沒處藏身，夜晚來樹梢頭，草根上，就是我的去處。你如今去了十數年，那知我的苦楚。」說畢和沈花子抱頭而哭。

沈花子百忙裡想不起這個人來。一似認得他一般，才待想想，又迷糊了，沒處認帳。正是：傷心不是新來客，對面還疑舊主人。那人道：「此去到咱家不遠，和你到家看看那破房兒。你今不住下去罷。」沈花子半疑半信，扶著拄杖，隨這人走。領到一處林子裡，進去只見清堂瓦舍，小小一個門兒。初然入內冷森森，後面行來寬即即。但見：

一條細路，高高下下平鋪；四面短牆，整整齊齊高砌。半橫三尺石床，默默有人全不語；上掛二條沙幔，漫漫長夜幾時醒。芻靈二事，左童右女不離身；明旌一幅，粉字金花全不見。他也曾走馬章台，醉擁紅妝晨起晚；他也曾排衙軍署，貪謀白鏹夜多金。風流罪過，空餘白骨成灰；謀算奸深，止見青蠅來弔。日落狐狸來作伴，年深螻蟻借為家。

沈花子進得門來，用手一摸，見此高堂大廈中間有人高臥，不聽得言語。這花子忘不了舊買賣，高叫一聲老爺老奶奶，討碗飯與花子吃。那人笑道：「這是你家，也認不得了。還想叫街哩。我家多少日子，不見一點飯吃，那有飯來與你吃。」沈花子大怒道：「你這個人平日不曾熟了。因何哄到你家門上，卻不把飯來，誤了我今日清明節的生意。明日哪裡討去？」那人大怒道：「你這花子真是瞎了眼，連自家房兒卻不認得，終日遊食在外慣了。我今拿你回來，也和我守守門兒。偏是我該受苦。」兩個揪打在一處，早把那床上的人驚醒。打一個滾，扒起來，把他二人分做兩下。這個人又睡下不言語了。怎當得沈花子叫天叫地要出來，四下裡卻是牆壁，那裡找得舊路出去？高聲大罵道：

【江頭金桂】怪得俺終年昏昧，只道緣何鬼夢迷。那知你把家園占了，改換牆基，在床頭睡不起。你這個人有些似我的模樣，因什麼話語高低形容無二。莫非是假名托姓、撒癩裝癡、撇下兒孫妾共妻，使我沿門持鉢又迷路悲啼。到今疑街頭叫化，豈非我床上高眠又是誰？

沈花子罵畢。這個人怎肯干休，把沈花子一個磚奪來，摔的粉碎。「你這是花子改不了光棍行。持衙勢行兇，到了自家門上，還要裝聾推瞎。偏有這些花言巧語，越發編出曲子來了。我把你這討飯吃的本錢打碎了，丟開這根拄杖，看你有基本領，也鑽不出這土孤堆去。再休想討那自在飯吃。」高聲大罵道：

【前腔】堪笑你終朝遊戲，不念家園舊祖基。卻教我封門守戶，帶水拖泥，臭皮囊無處離。你這花子走遍天涯，也少不得這條路，一任你穿州過府，登山涉水，傍門依壁，問路臨歧，拄杖敲門何處歸？笑伊家失計，又藏頭露尾，到今疑操瓢吃得千家飯，放火還燒百納衣。

二人正鬧中間，只見一個老公公，八十餘歲。滿面白鬚，頭戴著老方頭巾，鑲藍道袍，絲絛方履，打開門進來。又有一個青衣公人跟隨，取出一條繩，將沈花子拴了道：「你的限滿，該隨我到衙門裡去銷號。因甚來這舊房裡吵鬧？這房是你的舊基。如今爛了，你又撇下新房，該搬移在別處去的，卻來這裡纏賬。」那個人不敢言語，依舊躲在那舊房裡。看著沈花子哭哭啼啼的去了。

跟著老人到了一所小小衙門前。有幾個男女老少不等的，聚在一搭兒。老人坐著點名。到了沈花子名下，即批一行字：金磚一個，重三斤半，十九年用完繳。只不見了這個磚。少不得又使一人押沈花子到了五里原路旁，把拄杖金磚一一拾起。隨著這人，見了老公公。押向清河縣城隍廟裡去。

原來這沈花子已死路旁。遇見西門慶墳上守屍的魂來，叫他去認了前身。二魂爭論，各訴其苦，勾屍的鬼正沒處尋他，卻同當方土地來墳內找出新魂，又撇下舊鬼。如今要解城隍繳還他領的那乞丐金磚，算他那十九年的苦劫，准折前債。後來沈花子到了東嶽，算他那貪惡，雖淫惡太多，一時不能償還，又變了一個男身，生在汴京廠衛班門裡，一個衙頭節級家。乳名慶哥，長了五歲。他家有九子，貧不聊生。那時奉王爺令旨，要選內監入宮使用。這班頭嫌兒子多了，一冬沒有八九斤棉花他穿，不如舍一個做內官。割了卵子，送在一個有名位老公公名下，做他的兒子；後來富貴，也是我家一條活路。看個好日子，把這慶哥來哄得爛醉了，母親摟在懷裡正睡。不提防這班頭磨得風快一把利刀，抱起慶哥，正在夢中，把小小雞巴和卵子一齊割去。疼得這孩子死了半日。流的血有數盆。用上石灰麻藥，養了半年，方才平服。只落得一個小小口兒，使一個竹接著才撒尿。這才完了西門慶三世淫欲之報。有詩戲贊：

翡翠軒中百樣淫，葡萄架下藥難禁；
風流用盡千般計，奸欲常生萬種心。
藥借胡僧堅似鐵，戰酣林太勇如金；

如今一卵千城棄，水盡山窮何處尋。

這是西門慶生前貪欲，必致於變成開割的無聊之輩。落了一根竹筒，方才准他那淫器包，一弄兒的快活。看官聽說，這金蓮化了石女兒，門慶變了內監，你道是我做小說的幻想，才人的戲毫？不知這等輪迴，是一定之案，不是杜撰的。我常想天地間有兩等必然的變化。不待佛書上說得明白，就是人以人情天理論來，也是鐵板的定數。那兩等人：一等是兇悍貪淫的奸僧。他吃了十方的錢糧，住著名山大刹，避暑在大殿高樓，過冬在暖房火炕，寬床厚被，只少了一件東西調養，著白光光的小沙彌，結拜幾個嬌生生的女徒弟，養得肉具如鐵加上鋼，求他軟一時也不得。口裡念佛，心裡卻下了個淫欲的觀想。這等一個強悍淫禿，除了變驢，再沒有發付他的去處。自然那南北兩京，此種的趕腳，必得這些好禪師來助力。你看那炎天趕遠路，這些有力量的驢們，因此淫性不改。一見了草驢，大叫一聲，駝著千百斤重的貨，也要跳上去，活象強姦的光景。

一等是貪淫的男子婦人。或是淫亂良家子女，污滅自己人倫的；或是寡婦濫淫，惡妓多欲，一時不失人身，定然變生內監。拔本塞源，使他今生全無人道。算他生前淫案，折算在今生，除了此等惡業。那有平白地好好嬰兒，拿他來受了宮刑。那父母豈無罪過？即天地不仁，也不肯殺無罪的幼子。不是前生淫欲的男女，那滿朝滿宮貴賤不等，這內官兒上千上萬，豈是偶然？我以此定這西門慶一個宮刑，在第三世上方完得其平日淫案。是個定論，不為無據。不在話下。

卻又來一段小人富貴，禍福無常，僥的機緣，轉眼成空。前說那大亂之後，窮的富，富的反窮；賤的貴，貴的反賤。天上浮雲蒼白無定，固然是不齊之數。那一種沒良心的眾生，自然有現報。那得個常常僥，偷享那望外之福。即如前說韓道國老婆王六兒。弄殺西門慶，又騙了他家本錢，走上東京，投女兒韓愛姐躲避。騙了翟雲峰五百兩銀子，走回臨清。遇著陳敬濟，包了女兒，明當起來。後來金兵大亂，擄在乾離不營裡。母子們得了寵，遇著兄弟韓二搗鬼，認成父母，富貴起來，豈不是僥？

因這金將乾離不，領兵去取江南，在淮上養馬，就是半年。那李桂姐、韓愛姐，一群積年巢窩的，如何捱得一夜沒有子弟的。那金朝是外國風俗，男女內外不甚防閑，這太太又那裡曉得中國妓女們淫邪。多由著家下番將們一處頑耍。或是和家丁們彼此彈唱著與太太聽；或是叫他賭錢鬥牌，常是頑到二三更。晝夜男女混雜，這些娼妓們有什麼廉恥？把這些家丁們一個個多勾搭上了。北方有一件陋俗，一家人常是在一個火炕上睡。此乃太古淳樸之俗，到了中國，如何行得？自然生出奸亂來。

這李桂姐看上了一個番將，叫鐵木兒，生得眉濃鼻大，滿面鬚胡，那陽物如小驢般大。這韓愛姐看上了一個番將，名叫鐵力兒，生得眉清目秀，巨面重頤，年方二十五歲，使一張硬弓，有百十個人的力氣。以此二人，原是一名妓，私自偷占了二個番將，極是出色的好漢。那乾離不得夫人那裡曉得？一任他晝夜行奸，連宵淫樂，終日吃得肥羊美酪，穿著綿繡貂裘，好不快活。那李銘韓搗鬼，久已認成內親，在外邊吃著一個營頭俸祿，騎馬打傘，和將官一樣，誰不欽敬？他是都督爺的舅子！從來福不多時，禍由人作。這些人日久情熱，漸漸白日裡抓打拿情，掩不得人的耳目。就有兩個番將，爭風踏狗尾兒，也要抽個頭兒，依著這李桂姐韓愛姐，那裡不愛？多收上幾條兒受用，才足心些。怎當得這兩個番將，嫖得才熟了，旁邊人插不下手，以此成恨。就使兩個小廝，把兩個娼婦伴住，單等他們行奸。要稟太太知道，捉個雙兒，好害他性命。

那一日合當有事。太太往王爺營裡吃賀子的筵席，跟的婦女們多去了。這李桂姐、韓愛姐，照著空閒，和兩個約定，就叫上樓來，一場好乾。這兩個小廝報知番將，正遇著太太回來，慌忙稟知。太太不信，自己上得樓來，四人正乾在一處，還沒歇手；見了太太領著四個番將，帶刀上來，沒處躲閃，赤條條穿中衣不迭。太太才知道兩個淫婦，把家法淫亂。因怕幹將軍回來說太太亂了家法，即時一條繩子，把四個人拴了，解往問刑衙門。每人四十板一夾棍，娼婦一百鞭子，遂即上天漢橋市口殺了，抬在萬人坑裡。嚇得李日新一條繩縊死了。只走了王六兒韓搗鬼。丟了家事，穿上兩件破衣裳，裝作夫妻兩口，搭了個臨清客船，一路養漢掙著盤纏，還頂補了烏龜的舊缺。直到了清河縣牛皮巷，找尋那舊房，俱已拆毀，只得進了蝴蝶巷外河巢裡。每日坐房，連夜只掙得三五百文錢；韓二搗鬼見了人，依舊溜房，不敢拱手，明當起那個買賣。這是小人的結果。